

May 2022

Interpreting “que” in Du Fu’s “Qiang Village”

Ren’er Huang

Chao To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Recommended Citation

Huang, Ren’er, and Chao Tong. 2022. "Interpreting “que” in Du Fu’s “Qiang Villag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2, (3): pp.185-196.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2/iss3/19>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之“却”字解

黄人二 童超

摘要：杜诗《羌村》“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之“却”字训诂，古注、今注各有解释。然古注之中，似罕有正确之解者；而今注的争讼，至于现在，业已超过六十年之久，可谓学界里“斗嘴公案”之一例。后虽出现“综述”性质文章，将这些是非曲直，加以归纳叙述，但于此诗“却”字音、义，仍不得正解。尤其近几年关于杜诗注释的大型著作书籍，纷纷面世，看似热闹盛大，然于“却(卻)”字之“音读”“训诂”，仍然没有任何研究上的突破。本文尝试从闽南方言的角度出发，试图解开这个学界争讼。“却”用其“又”“复”意，音读应类似“搁”，字形的正形要写成“卻”，“却”是俗体。

关键词：杜诗；《羌村三首》；复却；却去；却

作者简介：黄人二，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先秦文学、经学、战国简帛古书等研究，电子邮箱：mantwomymozart@mail2000.com.tw。童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从事经学与出土文献学研究，电子邮箱：52202901019@stu.ecnu.edu.cn。通讯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500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241。本文系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古文书学视角下的先秦两汉官学”[项目编号：14AZD101]、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先秦西汉儒道类出土文献研究”[项目编号：21FZW071]、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汉以前典章名物图纂汇释集成——以《诗经》、《楚辞》为主例”[项目编号：2017-01070005-E00051]、贵州省201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一般项目“新出土战国汉代简帛经部典籍研究”[项目编号：19GZGX10]等阶段性研究成果。

Title: Interpreting “*que*” in Du Fu’s “Qiang Village”

Abstract: There are numerou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word “却/*que*” in the following stanza of Du Fu’s poem, “Qiang Village”: “My darling child clutches my knee; dreading that I will leave again (*Jiaoer bu lixi, Weiwo fu quequ*).” However, barely any accurate explanations were given in classical annotations.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ways in which the word should be annotated has continued in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for over 60 years, contributing another case to the list of scholarly debates in history. Despite such research that comprehensively delineates and reviews these debates, including several voluminous publications of annotations to Du Fu’s poetry in recent years, the philology of the word “*que*” as such in terms of its sound and meaning remains obscur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offer an approach to interpreting “*que*”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Minnan dialect. It argues that “*que*” in Du Fu’s poem semantically means “again” or “once more,” which should be pronounced close to “搁/*ge*” and written as “卻” with “却” as its vernacular form.

Keywords: Du Fu’s poetry, “Qiang Village”, *fuque*, *quequ*, *que*

Authors: Huang Ren’er, PhD in history,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 research focuses on pre-Qin literature, classical studies, and studies of classics on bamboo and silk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Email: mantwomymozart@mail2000.com.tw. Tong Chao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ong’s research interest covers classical studies and studies of excavated documents. Email: 52202901019@stu.ecnu.edu.cn. Addres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o. 500, Dongchuan Road,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200241.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Key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und (14AZD101),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Post-Funded Projects (21FZW071), the Key Project of Academic Originality Fund of Shanghai Educational Committee (2017-01070005-E00051),

引言

杜诗名篇,多出唐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至至德四载(公元759年)间,诗人年纪为46至48岁。根据史书记载,至德二载五月,诗人自长安流归凤翔,拜左拾遗,以疏救房琯触怒肃宗。八月,墨敕放还鄜州,省视妻子、儿女。《羌村》三首,即作于此时。诗中“畏我复却去”一句的争论,为大家所熟知,于19世纪60至80年代最烈,至今未有一个客观的定论。本文无意挑起争论史,只是想解决真切训诂。萧涤非云:“如果通过这一小问题的争论,使我们对诗人那种‘细论文’的精神有进一步的认识和发扬,那么对于我们学习、研究和批判继承文学遗产,也将不是无意义的。”(萧光乾整理 221)其说甚是,此篇论文撰写目的即此。除了印证历代对杜诗“无一字无来历”的高度评价,并揭橥“方言”的研究外,在解决古汉语、古诗文的字词训诂上也具有一定启发性意义。

一、诸家说法集评

前修之说,大体可分仇兆鳌、俞平伯、吴小如、傅庚生等一系,以及金圣叹、张相、蒋礼鸿、萧涤非等一系,其他人大抵在两边依违、调和。兹分述之。

前一系认为“畏我复却去”是娇儿或怕生、或畏父亲之威严而退开,代表性观点如下:

1. 王嗣奭(1566—1648年)云:“娇儿却去,正为少欢趣,不暇拊摩致之。”(王嗣奭 84)

按,王嗣奭以“却”解“却”,等于没有训诂。不过,可以推猜其意。其以老杜归家,数日之后,娇儿望之而畏,退却离开,因无欢趣之故,以老杜无暇抚摸娇儿头足、表达关爱所致。如此一来,“却去”的主词是娇儿,不是老杜。

2. 仇兆鳌(1638—1717年)云:“急于回家,而仍少欢趣者,一为父子久疏,一为生计艰难也。不离膝,乍见而喜;复却去,久视而畏,此写幼子情状最肖。”(仇兆鳌注 392)

按,仇氏于“复”字标音“扶又切”,但重要的“却”字反而没有注明反切。他的说法与王嗣奭接近。娇儿“不离膝”,突然见到战乱中许久未见的父亲之故;“复却去”,久视父亲,见其威严,畏怕而离开。“却去”的主词仍在娇儿。

3. 吴小如于1962年1月26日《北京晚报》发文《说杜诗“畏我复却去”》,云:

从全诗看,杜甫回了家,骨肉团聚,本是高兴的事。但由于诗人忧国伤时,以“偷生为耻”,虽与妻儿朝夕相处,也觉得“少欢趣”,因此总不免带有不悦的神情。孩子对父亲原很亲热,自然就慢慢悄悄地退缩着躲开了。而孩子的行动翻转过来又增加了诗人“还家少欢趣”的心情。(中华书局编辑出版 249)

后来,1982年3月,他重申已说,于《吴小如讲杜诗》中云:

《羌村》第二首“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其中“复却去”,一般都讲成娇儿本围着我转,见我脸色不好,于是躲开了。正式提出疑问的是金圣叹,他认为“畏我复却去”应该是孩子怕我再走。萧涤非先生也认同,并以陈师道学习《羌村》的几首古诗,作为证明。陈诗确有怕父亲再走之义。我认为陈是学《羌村》,但陈写诗的环境与杜甫不同,不能以陈证杜。萧先生说服不了别人,俞先生、傅庚生先生、^①我本人都认为是躲开之义,[……]我认为“却”就是实词,退却的意思。(吴小如 67)

按,“畏我复却去”,宋人任渊作“畏我却复去”,所以,不能说“复却”以“却复”解释,是谓“改诗句”,或云“没有版本的依据”。“却”是实词,但这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畏我复却去”句中,“却”字可以是虚词。而且,应该要以虚词来解。

4. 谢思炜《杜甫集校注》云:“按,张九龄《敕

突厥可汗书》：‘其马今并勒令却去，至彼之日，以理告示也。’[……]‘却去’，均应释为‘退去’‘回去’。[……]当以仇说为是。”（杜甫，《杜甫集校注》第1册 255）

按，金圣叹以“畏我复去”解释“畏我复却去”，是对的。不过，这样的解释并没有专门讲“却”的意思。“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意即“骥子不离我的膝下，怕我又再[次]离去”。“却”（或“卻”）与“复”同义，训“再，又也”。是以，“其马今并勒令却去”即“其马今并勒令复去”；谢思炜强调并解“却去”为“退去”“回去”“便去”，疑误。其以仇说为是，但仇以“复却去”解“复却去”，其真解到底为何？

日本吉川幸次郎《杜甫诗注》和下定雅弘、松原朗编订的《杜甫全诗译注》（吉川幸次郎 322；下定雅弘 松原朗编 531）说同于仇兆鳌，前文论之甚详，便不再评论。

后一系认为“畏我复却去”是娇儿与父亲久别重逢后依偎在怀，怕父亲再离他而去，代表性观点如下。

1. 金圣叹（1608—1661 年）云：“乃今心短计促，迫为偷生，窜身还乡，昔图总废，咄咄自诧，又何惫欤？娇儿心孔千灵，眼光百利，早见此归不是本意，于是绕膝慰留，畏爷复去。”（金圣叹 557）

按，金圣叹以“畏爷复去”解“畏我复却去”，虽然也没有解释“却”字，不过，其释“畏我复却去”为“畏爷复去”，意“怕父亲再次离去”，是清楚的。

2. 萧涤非于 1961 年 12 月 28 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赞成金圣叹说法。又在 1962 年 6 月《文史哲》第 3 期刊登一文，重申看法不变。1980 年，再发表文章于《中学语文教学》，重申前义不改（萧光乾整理 221）。按，他的前后文章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三点：（1）“复却”就是“却复”。（2）“却”是虚词。（3）“却”为“即”意。我们认为，（1）（2）之说是对的，（3）的说法是错的。观点详见萧涤非主编、张忠纲副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云：

却，犹即也。“畏我复却去”，谓畏我复似去年，再立即离家而去也。“却”“即”二字，唐人诗文中多通用。杜诗《苏大侍御涣》：“余发喜却变。”谓喜即

变也。[……]亦有“看即”连文者，如李贺《野歌》：“条条看即烟蒙蒙。”或解“却”为“回”“返”，则于义为赘。[……]此二句向有异解。其一，王嗣爽曰：“娇儿却去，正为少欢趣，不暇拊摩致之。”[……]其二，金圣叹曰：“娇儿心孔千灵，眼光百利，早见此归不是本意，于是绕膝慰留，畏爷复去。”徐增曰：“娇儿见父还家，却大欢喜，依依不暂离膝，人家儿女无不尽然，何知其畏我复出门去，此是以己之心，推娇儿腹中语。虽然，先生有官在身，奉诏以归，家中岂得久住？娇儿知之，故一则以喜，一则以畏也。”（《而庵说唐诗》卷一）吴见思曰：“娇儿绕膝，以抛离之久，畏我复去耳。”按：以《北征》：“问事竟挽须”诸句参照，较之二说，当以后说为正。（936）

按，仔细一读，说法有抵牾之处。首先，说“却”犹“即”，疑误。其引古注，区分为两种说法，以仇《注》“复却去，久视而畏”为非；吴见思“畏我复去耳”为是，加上前文肯定训“却”为“即”，是谓两可，便互抵触。最后，若肯定“畏我复去”的说法，则“却”字究竟作何解释？仍然含糊，没有解释。至于任渊引此句诗为“畏我却复去”，“复却”作“却复”，以版本角度看，或许无关紧要；若以中古汉语语法而论，则大有深意，且看下文分析。

3. 姜可瑜云：

对于“却”的词义，我以为可从两方面来进行考察。一方面，由于“却”的虚词意义是“还也、仍也、在也”，跟“复却去”的“复”是同义词，因而可以把“复却”看成是一个双音虚词或虚词复用。[……]所以，“复却”连用，甚至“却复”连用，都并不是不可理解的。至于张相把“畏我复却去”记为“畏我却复去”，他可能有版本的根据，但这无关紧要，而重要的是张相显然是把“却”与“复”当作同义的“语辞”来理解的，而这种理解无疑是正确的。（姜可瑜 57）

按，姜氏此番议论，相当精辟，我们完全同意，

只需要再补上方言上的语音、相关词例上的训诂疏通即可。不过,以上说法是其将“复却”提出来讲的情况;文章尚且提到“却去”合在一起谈的状况。两说并存,确实也使人无所适从,难以判断此中的是非曲直。

4. 信应举云:

“复”、“再”、“更”、“又”、“却”,都是同义词,两个字结合在一起,成为同义词的连用,连用的意思与单用一个字相同。故“不复再见”等于“不复见”或“不再见”;“勿复更来”等于“勿复来”或“勿更来”;“又却如故”等于“又如故”或“却如故”。我们再把些连用的虚词与“复却”比较一下,以“又却”为例,除了“又”与“复”在字面上不同以外,不管在结合形式上或词义上,都是相同的,所以“畏我复却去”就等于“畏我复去”或“畏我却去”。由于这些连用的虚词,并未凝定为一个词,所以又可以互相颠倒[……]“复却”,张相引作“却复”,张或有所本,但“却复”连用的例子,古籍中是有的。[……]由此可见,“复却”、“却复”也是可以颠倒的。(信应举 62)

按,说亦大致可从,但还需要从方言、词汇、虚词等角度切入,深化研究。

5. 郭在贻云:“‘却’字既可训为‘去’,则‘畏我复却去’中的‘却去’便是同义复词,这句诗应当读为‘畏我——复——却去’,译成现代白话,即是:‘怕我——再——离开’。”(郭在贻 291)

按,翻成现代白话“怕我再离开”,相当正确。不过,“离开”的人是老杜,而非娇儿,此说与王嗣奭、仇兆鳌异,是正确的,即“我”指老杜。又云:“这个‘却’字应训为‘离’或‘去’,‘却去’跟‘却归’‘却回’‘却返’‘却退’一样,也是同义复词。‘却’字训‘离’、训‘去’,也是由‘退却’这个本义引申出来的。”(郭在贻 290)

又按,其实,将“却”训“离”“去”,姜可瑜已说。“却”有“离”“去”的意思,没有问题。不过,杜诗此处“却”字训诂要不要采取“离”“去”说法,是可以商量讨论的。我们不采取这样说法,其说“畏我——复——却去”,我们改作“畏我——

复却——去”,因为,“却去”就是“返回”“回去”的意思,回去哪里呢?杜甫才刚回家。如果是“复却”,只是“又”“再”义,“复却去”就是“又离去”,意思就对了。这样,“畏我——复却+去”可以和“娇儿——不离——膝”之句式相对。虽然所对文字词性不同,但是以其非五言格律诗故,不需要那么工整。像老杜《春望》“国破一山河一在”对“城春一草木一深”,“感时一花溅一泪”对“恨别一鸟惊一心”,于各方面,对得极匀整,盖以其为五言律诗缘故(杜甫,《杜诗镜铨》145)。况且,“却”字读音要不要读如“雀”音?也是有问题的。

6. 蒋绍愚认为,“却去”是“回去”之意。唐代语言,“却”字放在表示趋向或带趋向的动词前面,通常是“回”的意思,而不作“即”或“离”义。“畏”句的“却去”应是“回去”,即从鄜州回到凤翔的朝廷去(蒋绍愚 101)。

按,说颇拘泥。而且,暂且不论“却去”一词解释得对或不对,释“去”为“前往”(“即从鄜州回到凤翔的朝廷去”),实已错误。“却去”的“却”,在“畏我复却去”中,不能解释为“回”。

7. 胡小石云:“娇儿指骥子,杜所最爱。”前年陷贼时犹作《遣兴》诗以忆之。《北征》云“见耶(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与此同意,皆写天真小儿久别怕生之态。”(胡小石 132)

按,《羌村》写至德二载九月中,初抵家之情景。其时骥子久未见父亲,确实是有“久别怕生之态”。不过,战乱之故,少见父亲,久别重逢,畏其再度离去,是以黏昵不离其膝。九月末写《北征》,经历大约一两周的相处,骥子熟悉父亲之后,反倒恶卧踏被、叫怒索饭,非“久别怕生”,反是“亲昵熟悉”,才有此态。父亲亦觉对孩子亏欠,虽孩子动作粗鄙,亦觉可喜。这里没有解释“却去”,不过,指出“娇儿”乃“骥子”,说法甚佳。“骥子”乃“宗武”小名,王秉钧加以考证,一并可参(王秉钧 119)。

8. 郭在贻于后又云:

“却”字在六朝以至唐宋时期,是一个涵义相当复杂的多义词,它的本义是“退却”,(《广雅·释言》:“却,退也。”)引申之而有回、返、还、复、再、后等等意思,它还可以跟这些词素组成同义并列

复合词。[……]然则“畏我复却去”这句诗的意思，照我们的看法，即是：“畏我——复——却去”。“却去”是同义复词，犹之乎唐宋诗文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却返”“却回”“却归”一样，有人认为这些“却”字是虚词，实误。“畏”的主语是“娇儿”，“却去”的主语是“我”，从语法上说，这是一个兼语式。全句的意思是：娇儿不离膝，怕我再离开。（郭在贻 82）

按，“畏”的主语是“娇儿”，“却去”的主语是“我”，这样说法，是不对的。

9. 蒋礼鸿《怀任斋文集》之《杜诗释词》，有“复却”一条，其云：“自来有二说聚讼。一曰：畏之而又离膝而去；一曰：畏已复去家也。愚谓却有复义，张相氏已有定说。复却连文，即是共为复义，非谓又退去也。”（蒋礼鸿 87）

按，张相 1953 年出版《诗词曲语辞汇释》，列举“却”的八种训诂，其六云：“却，犹还也，仍也。[……]‘晚岁复偷生，还家少欢趣。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言娇儿防我之还家而仍复去家也。”（张相 68）以“仍”训“却”，其说甚是。其实，“仍”就是“又”“再”“重”之意。

二、此处用语，保留闽南方言之特性

大家知道，“礼失求诸野”，古书字词语汇有时也是如此。典雅的书面语必须由方言才可找到证明其来历、演变的痕迹，此亦显例之一。翻阅闽南语相关的韵书、字书、辞书，我们发现闽南语有“再”“又”“重”“还”“仍”等相同或相类之意思，发音为“koʔ”（或者标记为“koh”）的用字，有“复”“更”“咯”“各”“却（卻）”“搁”等几种写法。以下结合唐代文献，再取敦煌变文，综合作一全面说明：

1. 复。谢秀岚《汇集雅俗通十五音》、杜嘉德、巴克礼《厦英大辞典》、甘为霖《厦门音新字典》、沈富进《汇音宝鉴》、王壬辰《台语字汇》等对于闽南语发音标为“koʔ”（“koh”）者，皆有“复”字（刘建仁）。我们认为，这样标记恐怕不太可信。以王壬辰拟“复”音“koh”为例，拟“chiah koh lai”的音，记录为“则复来”，意思是“请再来”（王

壬辰编 219）。按，疑说有误。以声音而论，“则复”二字无法以“chiah koh”的音来表示，应该正写为“再却”。但是，常见俗写的却是“再搁”。

“复”有“再”“又”的意思在古书里面比比皆是。如《史记·项羽本纪》：“壮士，能复饮乎？”（司马迁 148）诗歌之中，如《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复”都是“再”“又”“重”的意思。

“复”有“再”“又”“重”的意义，和闽南语“koʔ”（“koh”）的词义相同，主要还是要看“复”字在闽南语中有没有“koʔ”（“koh”）的音。我们认为没有。“复”，《广韵》有“扶富切”“房六切”二音（陈彭年等重修 436、453），前者闽南语读作“hiu”，后者读作“hok”。因此，“复”只是闽南语“koʔ”（“koh”）的同义字，不是“koʔ”（“koh”）的本字。

2. 更、梗。对于闽南语有“再”“又”“重”义而发“koʔ”（“koh”）的音，小川尚义《台日大辞典》、吴守礼《综合闽南台湾语基本字典初编》、陈修《台湾话大词典》、张清波《台语正字》等采取使用的字是“更”（刘建仁）。

“更”，《广韵》有“古衡切”“古孟切”二音。（陈彭年等重修 429、184）前者可拟音为“keng”，后者为“kèng”。另外，“三更半夜”的“更”，有人读为破音的“keaʔ”，类似“茎”的音。

“更”（“keng”）的本义是“改变”。《说文》：“更，改也。”（许慎 124）后来引申有“更替”意义，《史记·孝武本纪》云：“天子从封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司马迁 220）因“更替”有接续进行意思，故虚化之而有“再”“又”“重”意义，便读为“kèng”。杜甫诗中例子颇多，举《新安吏》“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即知（杜甫，《杜诗镜铨》204）。

吴守礼认为闽南语“再”“又”“重”义的“koʔ”（“koh”），可能是“更”的音转（吴守礼 615），并认为俗用“各”字都说得通。但因“各”字的本义为“异”，是以新造“梗”字作为闽南语“再”“又”“重”义、而音发为“koʔ”（“koh”）的字。其云：

从“更”的“梗”字有“枝茎”的意思，菜茎台语叫“菜 koʔ（稿）”（作者按：原文作ㄍㄛˊ，当是台南音，为比较方便

起见,引用时改作 ko²,下同。)因推从“更”的字,有转“ko”的可能性。但俗用“各样 ko² - i ũ¹”的“各”,作“各再 ko²-tsai¹L”(更复也)解,也讲得通。因“各”字本义表“异”辞,造“𪛗”字。”(吴守礼 615)

按,以闽南语论,比方“更加”的“更”,不会发“ko²”(“koh”)的音。因此不必另造新字“𪛗”。

3. 各。吴守礼说“各”字有“异”义,王禹偁《酬种放征君》:“男儿既束发,出处岐(歧)路各。”(王禹偁 1086)知“各”有“异”义,可证。但这是一个相当罕见的例子,“异”与“再”“又”“重”义还是有别的。也就是说,根据古代汉语或现代汉语,“各”字并没有“再”“又”“重”的意思。因此,“ko²”(“koh”)应该是无法标记“各”字音读的。

“各”,训“异也”,王壬辰拟音为“koh”;有“各自”义,则拟为“kok”(王壬辰编 83)。

按,“各”字疑无“再”“又”“重”义,是以不考虑此字。

4. 咯、洛。闽南语“再”“又”“重”义的“ko²”,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汉语方言研究室《普通话闽南语词典》、周长楫《厦门方言词典》及《闽南方言大词典》使用“咯”字书写,吴守礼《综合闽南台湾语基本字典初编》及杨矗青《国台双语辞典》,亦皆沿用(刘建仁)。

《广韵》“咯”为“下各切”(陈彭年等重修 507),《集韵》认为“咯”是“洛”(卷十、入声下、陌韵第二十)的或体,音为“各颌切”,可标音为“kiek”。由此可见,采用“咯”字作为闽南语“再”“又”“重”意义的“ko²”(“koh”)字,只是借用音而已(刘建仁)。

按,“咯”“洛”主要有“至”“到”的意思。其本字其实是“假”字。《说文》:“假,至也。”(许慎 77)也是所有《诗》《书》“有格”“格于”等诸多“格”字的本字。因此“咯”“洛”二字,疑无“又”“再”“重”义。若有,也只是声音上的通假而已。王壬辰所拟的“咯”音有“koh”,例句是“有食咯有掠”(王壬辰编 21),此句意思是“有吃又有拿”,常用在被招待请客吃饭的场合,表示除了大吃一顿之外,尚且打包了食物回去。当然,闽南语“有食咯有掠”句,有人可能会拟写作“有吃可有拏”,

“拏”即“拿”“可”代替读为“koh”、意思为“又”“再”“重”义的那个字,我们认为,“可”字并无“又”的意思,而且其可能的几种读音为“khó”“khóa”“thó”(王壬辰编 81),并无“koh”。

5. 却(卻)。《世说新语·规箴》云:“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阌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刘义庆编撰 557)按,王衍不喜欢说到“钱”这个字,他老婆想改变他,叫奴婢把铜钱围绕着床,放满放好,使人无法在床的四周行动。王衍起床,看到“钱”碍着行走,说:“拿走这玩意!”他就不说“钱”这个字眼。“阿堵”是“这个”的意思,“举却”是“拿走开”的意思。就东西而言,“却”是“移开”;以人而论,“却”是“退却”。

王壬辰《台语字汇》认为闽南语“再”“又”义的“ko²”(“koh”),是“却(卻)”这个字。白居易《有感》:“绝弦与断丝,犹有却续时。”(白居易 289)“却续”,即“再续”。当然,主要是“却”字没有“ko²”(“koh”)的音。

“却(卻)”,《广韵》“居勾切”“去约切”二音,(陈彭年等重修 501)其实,至少有三音:“却(卻)”是“却(卻)”拟为“khioh”,“退却(卻)”的“却(卻)”拟为“khiok”,有“又”“再”“重”义的“却(卻)”拟为“koh”(王壬辰编 75)。也就是说,《广韵》缺载的就是“ko²”(“koh”)一音,这也是这个音较为人所不知的原因。闽南语“做错却(卻)敢讲”,即“做错事又敢讲”“做错事还敢讲”“做错事仍敢讲”的意思。

“却(卻)”字既有“再”“又”“重”义,又有“ko²”(“koh”)的音,那么,闽南语有“再”“又”“重”义、发“ko²”(“koh”)音的本字,就是“却(卻)”无疑了。但是,“却(卻)”字在现代汉语里,已经没有“再”“又”“重”义,而主要是“后退”“推辞”义。

下文说明与“却(卻)”字组合的词[比方“某却(卻)”“却(卻)某”等],“却”字的意义会有哪些变化,其训诂又各自为何,借此探知“复却(卻)”的“却(卻)”要如何解释较好。

(1) 却。《太平广记》卷 403《珊瑚》:“海中珊瑚,生于水底。[……]久而不采,却蠹烂糜朽。”(李昉等编 3247)按,“却”,“即也”。

《水浒传》第 11 回:“一行人马都打扮好了,

却把林冲杂在里面。”(施耐庵 113)按,“却”,疑有“又”或“却是”的意思。敦煌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狱主闻语,却入狱中高楼之上。”(王重民 732)“却”有“又”“复”之意。

《西游记》第49回:“妖邪道:‘[……]战未三合,我却败回来也。’”(吴承恩 494)按,“却”,疑有“退却”之意。敦煌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惟愿狱主放却娘,我身替娘长受苦。”(王重民 735)“却”亦“退”意。

(2) 却归。敦煌变文《叶净能诗》:“朕今忍寒不得,愿且却归,若更须臾,须恐将不可。”(黄征 张涌泉 339)《太平广记》卷九六“回向寺狂僧”条:“今限已满,即却归矣。”(李昉等编 639)

按,前文提到,萧涤非认为“复却去”的主语是杜甫,不是娇儿;“却”作“即”讲,也就是“就”的意思。则《太平广记》“即却归”者,乃为“即归”之意,可谓不通、不词之甚!这里的“却归”,大部分都是“返归”的意思。也就是说,把“却归”讲成“退归”的意思勉强可通,但不如解释为“又”“复”。

(3) 却还。刘长卿《送张栩扶侍之睦州》:“遥忆新安旧,扁舟复却还。”[清圣祖(康熙)御定 375]按,“却”,疑与“还”同义而平列,“却”即“返”义,或者,即是“又”“复”之意。

(4) 还却归、归却还。敦煌变文《降魔变文》:“适看布金事已了,是以如今还却归。”(黄征

张涌泉 559)《云谣集杂曲子》有《破阵子》词:“春去春来庭树老,早晚王师归却还。”(陈人之 颜廷亮 7)按,这里是将“还”“却”“归”三字,视作同义,然后平列,成为一词。是故,字的位置可以互相调换,既云“还却归”,又可说成“归却还”。

(5) 却回。敦煌变文《难陀出家缘起》:“有事咨闻(问)娘子,请筹暂起却回。”(黄征 张涌泉 590)杜甫《舍弟观归蓝田迎新妇送示》二首:“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回。”《喜达行在所》三首之一:“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杜甫,《杜诗镜铨》572、151)

按,前文论及郭在贻认为“却去”的“却”训“回”之意,则“却回”即为“回回”;又认为,也可以将“却”训为“去”,则杜诗的“却去”成了“去去”之意,同样是既不通、亦不词。因此,他有一个结论:“‘畏我复却去’,也应该读作‘畏我——

复——却去’,而不能读作‘畏我——复却——去’。”又按,其实,读为“畏我复却去”或“畏我一复却去”“畏我——复却——去”,都还可以,就是不能读为“畏我——复——却去”,因为,“复”“却”二字训诂与词性的意思接近,而“却”“去”在这个词例里面并不接近。这些“却回”,疑训“复回”“又回”,“返回”的意思。

(6) 却返。敦煌变文《目连缘起》:“不经旬日之间,罗卜经营却返,欲见慈母,先遣使报来。”(王重民 701)按,此处“却”有“复”之意,“却返”即“复返”。

(7) 却来。《太平广记》卷三三三“武德县田叟”:“叟男曰:‘父往女家,计今适到,而所乘驴乃却来,何谓也(耶)?’”(李昉等编 2646)敦煌变文《目连缘起》:“目连见母作狗,自知救济无方,火急却来白仏(佛)。”(王重民 710)按,“却来”疑“复来”义,“乃却来”即“竟复来”,“却来”即“复来”,无不文从字顺。

(8) 却到。敦煌变文《叶净能诗》:“净能再问(闻)帝说,不觉晒然。便乃作法,须臾却到长安。”(黄征 张涌泉 339)唐人小说《霍小玉传》:“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当却到华州,寻使奉迎,相见非远。”(王梦欧 196)按,“却到”疑“复到”义,类似今人所说“又到”。

(9) 却至。《酉阳杂俎·玉格》“裴沆”条:“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却(卻)至洛中干葫芦生乎?”(段成式 23)按,“却至”疑是“又至”的意思。

(10) 却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杜甫,《杜诗镜铨》343)按,“却”有“又”义,或引申为“回头”的意思。

(11) 却据。《世说新语·汰侈》:“[王君夫]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破的,却(卻)据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臾,炙至,一禽便去。”(刘义庆编撰 881)按,“却(卻)”疑是“又”义。

6. 搁。闽南语“再”“又”“重”义的“ko?”(“koh”),董忠司《台湾闽南语辞典》采用“搁”字,报刊、商店、餐馆、闽南语歌曲歌词也大都使用“搁”字(刘建仁)。依据曹先擢、苏培成《汉字形义分析字典》认为“搁”字是近代才产生的字,有“放”“搁置”“停顿”义,“搁”是“阁”的分化字,(曹先擢、苏培成 163)“搁”没有“再”“又”“重”

义,但“搁”“阁”音近。所以,闽南语词义为“再”“又”“重”等近义副词,可能用“阁”(“koh”)字记录(只取音),而最常见的借音字用“搁”字。

“搁”是俗写,与“又”结合成词,可以说成“又搁”,闽南语歌曲的歌词中,屡见“又搁想起你”(意“又再想起你”)、“又搁是黯淡的月”(意“又是没有月光的夜”)的说法。

台湾商店、餐馆,则常见以“‘搁再’来”取名。如“搁再来包子”“搁再来(来)车轮饼”“搁再来海鲜快炒店”“搁再来餐厅”,^③都有“再度光临”意思。此乃“搁再”,“却复”为其对比。亦可倒言“‘再搁’来”,如请他人明日再来光临,会云“明天再搁来”;亦有商店名为“炸(再)搁来咸酥鸡”“再搁来炸蚵爹”者。即此“再搁”,相当于“复却”。还可以聚“又”“搁”“再”三字以连言,“你‘又搁再’来”即“你又再来”义。

7. 革。王力《同源字典》以“改”“更”“革”三个字是同源。“改”和“更”是上古音“之部”和“阳部”的“旁对转”,“改”和“革”是上古音“之部”和“职部”的“对转”(王力 81)。

刘建仁认为,“革”既然和“更”同源,古义相同,“革”也可能引申为“再”“又”的意义,只是文献上没有留下痕迹,但可能留存于方言。其云:“‘革’和‘更’同源,‘更’虚化为‘再’‘又’的意义,‘革’也有可能虚化而有‘再’‘又’的意义;而‘革’字的音可以音变为‘koʔ’,‘革’很可能是台语‘再’‘又’义‘koʔ’的本字。”(刘建仁)

按,“革”有“改”“更”的意思,古书、古注常见,便不引出,但并没有“再”“又”的意思。说“只是文献上没有留下痕迹,但可能留存于方言”,只是一种想当然耳的推测,并无证据。况且,“革”的拟音为“kek”(“改革”)、“kək”(“病革”)(王壬辰编 857),与“koʔ”(koh)的音,相差太远。

三、“却(卻)”字的训诂意项

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一书,归纳出八条,他已经说得很好,简略说之如下,然后将“畏我复却去”的“却”字,做个定位,再提出我们的评论:

1. 却,语助词,用于动词之后(张相 64)。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斫却(卻)月中桂,清光应更多。”(杜甫,《杜诗镜铨》146)按,“斫却”即“斫去”“斫掉”“斫除”。“却”,其实就是口语

“去”“掉”“除”的意思。

2. 却,犹于也。(张相 65)杜甫《长安春感》:“此时晴景愁于雨,是处莺声苦却(卻)蝉。”[清圣祖(康熙)御定 1993]以“于”对“却”,则“却”亦“于”义。

3. 却,犹正也,于语气加紧时用之(张相 65)。杜甫《水宿遣兴奉呈群公》:“归路非关北,行舟却(卻)向西。”(杜甫,《杜诗镜铨》665)“行舟却(卻)向西”,即“行舟正向西”。

4. 却,犹倒也;反也。此为由正字义加强其语气者,于语气转折时用之。(张相 66)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玉花却(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杜甫,《杜诗镜铨》406)画中的玉花骢,是假马;以画中逼真,仿佛是庭前之真马,“却”有“倒”“反”义。

5. 却,犹返也;回也。此由退却之本义,引申而来(张相 67)。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 50)言若聚首时,当回溯今夜巴山夜雨时的相思之情。“却”有“返”“回”义。

6. 却,犹还也;仍也(张相 68)。杜甫《羌村》:“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杜甫,《杜诗镜铨》164)张相云:“言娇儿防我之还家而仍复去家也。”(张相 69)按,事实上,张相是把“复却”的“却”解释为“还”“仍”,前引蒋礼鸿的说法,他认为张相把“畏我复却去”的“却”,解释为“再”“又”,两者之间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蒋礼鸿估计是记忆有些微误。不过,“畏我复还去”“畏我复仍去”,较之“畏我复再去”“畏我复又去”,于语气上更为加重,有“害怕我再一次‘竟然’又离去”的意思。其实,并不需要“加重语气”,因为杜甫还没有离去,离去只是假设、猜想,还没有成为事实。

7. 却,犹再也,意思有时与作还字解者略近(张相 70)。杜甫《高都护骢马行》:“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卻)出横门道。”(杜甫,《杜诗镜铨》79)按,“畏我复却去”的“却”,就是“再”“又”的意思。

8. 却,犹岂也(张相 72)。李商隐《富平少侯》:“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李商隐 233)按,“却惜”就是“岂惜”,或可进一步引申为“不惜”,描述主人翁豪奢。

按,张相说法,基本把“却”在古诗词的意思揭橥无遗。关于“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训诂

公案的讨论,所以治丝愈棼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把早于他们的张氏看法加以考虑之缘故。因此本文简略和出,目的在此。他于“畏我复却去”的“却”字训诂与相关训诂,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地步了,所缺少的,应该就是方言、语音方面的讨论和考虑而已。

余 论

《台湾话的语源与整理: 搁(koʔ)一再、又》一文曾得到以下初步结论:

1. “却(卻)”字有“再”“又”的意义,在台语又可读“koʔ”,“却(卻)”是台语“再”“又”义“koʔ”的本字。但是“却(卻)”在台语的一般读音是“k‘iak”/“k‘iɔk”/“k‘ioʔ”,如果使用“却(卻)”字书写“koʔ”,容易混淆。

2. 从汉语的阴阳对转来看:

(1) 台语“再”“又”义的“koʔ”可以用“更”字书写,把“更”读做“koʔ”,“koʔ”是“更”的训读音。

(2) 台语“再”“又”义“koʔ”的本字可能是“革”字(刘建仁)。

按,前文曾加按语说明过,将有“再”“又”“重”义、音为“koʔ”(“koh”)的字,排除掉“却(卻)”字,而认为是“更”或“革”字,是不妥当的。刘建仁又说与“koʔ”(koh)音相关的尚有“固”“可”“阁”“故”等诸字,^④但是这些字不是语音上相差悬远,便是在训诂上的意思差别较大,是以我们都不采取,不再赘述。

至于“复却”可以倒言为“却复”一事,《杜阳杂编》云:“上令宫人侍茶汤。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缜发绛唇,年才二八,须臾忽变成老姬,鸡皮鲐背,发鬓皤然。宫人悲骇,于上前流涕不已。上知宫人之过,促令谢告先生,而容质却复如故。”(丁如明 李宗为 李学颖等点校 1393)即作“却复”。按,“容质却复如故”,是说“容质恢复得和以前一样”,“却”“复”都有“又”“再”“重”义。而“复却”可以作“却复”,张相已说。况且,杜诗有一版本,“复却”正作“却复”。当然,有学者不承认、不相信这样说法,《杜阳杂编》此例,当可释疑,“复却”确实可以倒置为“却复”。

《法苑珠林》卷7:“未及至而府君遣安居还,云:‘若可还去,善成胜业,可寿九十三。努力勉

之,勿复更来也。’”(释道世 1953)按,此以“复”“更”连言,“复更”相当于“复却”,但不表示“更”即是“却”,这是不同的两个字。

《太平广记》卷93《宣律师》:“弟子化为老人,指捋方便,须臾至周,灭法暂隐。到隋重兴,更复出之。”(李昉等编 616)按,“更复”,正“复更”之倒言,诚如“复却”可以说为“却复”。可见,这些同性质、同意思字词,可以以此原理,组合为二字或三字连言、倒言的。

单“却”字言,《玄怪录》“柳归顺”条:“后却至此,泊舟寻访,不复再见也。”(牛僧孺编 李复言编 34)按,“后却至此”即“后又至此”,“却”有“再”“又”“重”义。而后文云“复再”,“复”“再”也连言。两个同义字组合成的词,除了“复却”,尚有“又却”一词,《玄怪录》“杜子春”条:“[子春]钱既入手,心又翻然,纵适之情,又却如故。”(牛僧孺编 李复言编 2)按,同样地,“又”“却”连言,“又却”相当于“复却”,相当明白。

总之,发“koʔ”(“koh”)音、意思为“再”“又”“重”的字,有“搁”“恪”“却(卻)”诸字。不过,“搁”(有人俗写作“阁”)、“恪”(有人俗写作“𪔐”)只是借音,仅是俗写,“却(卻)”是本字。是以知,杜诗“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的“却”字,其音为“koʔ”(“koh”)、有“再”“又”“重”义,保留在方言的闽南语中。是以知,闽南语又称为“河洛话”,乃语言化石,诚不欺耶!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意即“骥子宗武须臾不离开我的膝盖,怕我又一次离去”,朗诵的节奏应为“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复却”,相当于现在操闽南语之人所说的“又搁”“再搁”,“搁”字可再俗写为“恪”字。然后,“复却”可以倒读为“却复”,“又搁”也可以再加“再”字云为“又搁再”,组成词的每个字意思,不管是两个字,或是三个字,都是“又”“再”“重”“复”“还”“仍”等义。

其实,“膝”字应该正写为“𪔐”,才有“膝盖”的意思,《说文》:“𪔐,胫头𠂔也。”(许慎 431)“复”字应该正写为“𪔐”,才有“再”“又”的意思,《说文》:“𪔐,重也。”(许慎 433)是以知,“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卻)去”,要正写为“娇儿不离𪔐,畏我𪔐却(卻)去”,而“不”“我”“却(卻)”等字,还是找不到本字的通假字。古汉语、古汉字之难解有若此者。

最后,关于“却”字。使用“又”“复”意思时,音读读为类似“搁”的音,则文字字形书写为“卻”更好,“卻”“却”是正、俗关系。因为“谷”声比“去”声更贴近此字音读,如果是“退去”的意思,则写成“却”,但是,杜诗此处不会是“退却”的意思,否则如何“不离膝”呢?

总之,“复却”就是闽南语发的“又搁”的对音,意思是“又再”,则“畏我复却去”就是“害怕我又再离去”的意思。否则,小孩会因为久不见父亲而害怕倒退,又要不离膝,就矛盾了。^⑤

注释[Notes]

①“俞”指“俞平伯”。傅庚生有《杜诗析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杜诗散绎》(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两专著,讨论杜诗。更早有《探杜诗之琛宝,旷百世而知音》(载《光明日报》1962年4月15日;又《文学遗产》总第410期),看法与吴小如类似。

②按,杜甫有六子,三男三女。长子宗文,小名熊儿。次子宗武,小名骥子,《北征》云:“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与《羌村》同称“娇儿”,可见其最为老杜宠爱。幼子早卒,战乱饿死。有“两小女”,亦见《北征》,晚年似又得一女,见《入衡州》,有“乳女”云云,则盖三女之中,最年幼者。

③以上店名,皆笔者生活中搜集的材料。

④只有“阁”字的语音,可以说得通。但是,语义没有“再”“又”“重”的意思。

⑤本文往返修订过程比较繁复,迟仁清同学帮忙删订补正,做了工作,谢谢他的帮忙。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白居易:《白居易集》第1册,顾学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Bai, Juyi. *Collected Works of Bai Juyi*. Ed. Gu Xueji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79.]

曹先擢 苏培成:《汉字形义分析字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Cao, Xianzhao, and Su Peicheng. *Dictionary of Formal and Semantic Analys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陈彭年等重修:《校正宋本广韵(附索引)》。台北:艺文印书馆,1991年。

[Chen, Pengnian, et al. eds. *Revised General Rimes Printed in the Song Dynasty (with Index)*. Taipei: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陈人之 颜廷亮:《云谣集研究汇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版社,1998年。

[Chen, Renzhi, and Yan Tingliang. *Collected Essays on Songs of Clouds*.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8.]

丁如明 李宗为 李学颖等点校:《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Ding, Ruming, et al., eds. *General Views on Sketches i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Vol. 2.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0.]

杜甫:《杜甫集校注》第1册,谢思炜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Du, Fu. *Annotated Collection of Du Fu's Works*. Vol. 1. Ed. Xie Siwe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5.]

——:《杜诗镜铨》,杨伦评注。台北:文津出版社,1970年。

[——. *A Mirrored Reflection on Du Fu's Poetry*. Ed. Yang Lun. Taipei: Wenchin Publishing House, 1970.]

段成式:《酉阳杂俎校释》,曾雪梅校释。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

[Duan, Chengshi. *Annotations to the Youyang Sketchbook*. Ed. Zeng Xuemei. Jinan: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8.]

郭在贻:《训诂丛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Guo, Zaiyi. *Collected Works on Philology*.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5.]

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Hu, Xiaoshi. *Collected Essays of Hu Xiaoshi*.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2.]

黄征 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Huang, Zheng, and Zhang Yongquan. *Annotated Dunhuang Variant Text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

姜可瑜:《也谈“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文史哲》4(1979): 54—58。

[Jiang, Keyu. “Discussion on ‘My Darling Child Clutches My Knee; Dreading That I Will Leave Again’ in Du Fu's Poem.”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 Philosophy* 4 (1979): 54—58.]

蒋礼鸿:《蒋礼鸿集》第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Jiang, Lihong. *Collected Works of Jiang Lihong*. Vol. 4. 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1.]

蒋绍愚:《关于“畏我复却去”》,《文史知识》6(1981):

- 101—106。
- [Jiang, Shaoyu. “An Analysis of ‘Dreading That I Will Leave Again’ in Du Fu’s Poem.”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6(1981): 101 – 106.]
-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等六种》，《金圣叹全集》第4册。台北：大安出版社，1986年。
- [Jin, Shengtan. *Six Commentaries on Selected Works of Tang Poets. The Complete Works of Jin Shengtan*. Vol. 4. Taipei: Ta’an Publishing House, 1986.]
- 清圣祖（康熙）御定：《全唐诗》（上册）。台北：宏业书局，1982年。
- [Kangxi. *Complete Tang Poem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 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
- [Li, Fang, et al., eds. *Extensive Records of the Taiping Era*. Taipei: The Liberal Arts Press, 1987.]
- 李商隐：《李商隐诗集疏注》（上册），叶葱奇疏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 [Li, Shangyin. *Notes and Commentaries on Collected Poems of Li Shangyin*. Vol. 1. Ed. Ye Congqi.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5.]
- 刘建仁：《搁（ko?）一再、又》，《台湾话的语源和理据》（2011年12月9日），2021年4月3日 < <https://taiwanlanguage.wordpress.com/2011/12/09/%e6%93%b1%ef%bc%88ko%ca%94%ef%bc%89%e2%94%80%e2%94%80%e5%86%8d%e3%80%81%e5%8f%88/> > 。
- [Liu, Jianren. “Ge (ko?): Again and Once More.” *Etymology and Rationale of Taiwanese*. (9 Dec. 2011). 3 April 2021 < <https://taiwanlanguage.wordpress.com/2011/12/09/%e6%93%b1%ef%bc%88ko%ca%94%ef%bc%89%e2%94%80%e2%94%80%e5%86%8d%e3%80%81%e5%8f%88/> > .]
- 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笺疏》，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周祖谟整理。台北：华正书局，1989年。
- [Liu, Yiqing, ed. *Notes to The Tales of the World*. Eds. Liu Xiaobiao, et al. Taipei: Huazheng Publishing Co., Ltd, 1989.]
- 牛僧孺 李复言编：《玄怪录；续玄怪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
- [Niu, Sengru, and Li Fuyan, eds. *Tales of Mysteries and Monsters; Continued Tales of Mysteries and Monsters*. Taipei: The Liberal Arts Press, 1989.]
- 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
- [Qiu, Zhao’ao, ed.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Du Fu’s Poetry*. Taipei: Hanjing Cultural Company, 1984.]
- 释道世：《法苑珠林校注》第7卷，周叔迦、苏晋仁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 [Shi, Daoshi. *Annotated The Garden of Religion*. Vol. 7. Ed. Zhou Shujia and Su Jinre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3.]
- 施耐庵：《水浒传》。台北：佳禾图书社，1982年。
- [Shi, Nai’an. *Water Margin*. Taipei: Jiahe Book Society, 1982.]
- 下定雅弘 松原朗编：《杜甫全诗译注》第1册。东京：株式会社讲谈社，2016年。
- [Shimosada, Masahiro, and Akira Matsubara, eds. *Annotation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Du Fu’s Poetry*. Vol. 1. Tokyo: Kodansha Ltd., 2016.]
- 司马迁：《史记会注考证》，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泷川龟太郎考证。台北：洪氏出版社，1982年。
- [Sima, Qian.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Eds. Pei Yin, et al. Taipei: The Hongs Press, 1982.]
- 王秉钧：《说“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8.3(1990)：119—121。
- [Wang, Bingjun. “A Discussion of ‘Dreading That I Will Leave Again’ in Du Fu’s Poem.”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18.3(1990): 119 – 121.]
- 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下册。台北：世界书局，2015年。
- [Wang, Chongmin, et al., eds. *Dunhuang Variant Texts*. Vol. 2. Taipei: The World Publishing House, 2015.]
-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 [Wang, Li. *Dictionary of Paronym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2.]
- 王壬辰编：《台语字汇》。台北县（新北市）：万人出版社，2000年。
- [Wang, Renchen, ed. *Dictionary of Taiwanese*. Taipei County: Ten Thousand People’s Press, 2000.]
- 王嗣奭：《杜臆增校》，曹树铭增校。台北：艺文印书馆，1971年。
- [Wang, Sishi. *Additional Annotations to Wang Sishi’s Study of Du Fu’s Poetry*. Ed. Cao Shuming. Taipei: Art and Literature Print House, 1971.]
- 王禹偁：《小畜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4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 [Wang, Yucheng. *Collection of Xiaochu. Facsimile Reprint of the Wenyuan Library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s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 43.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86.]
- 吴守礼：《综合闽南台湾语基本字典初编》。台北：文史

- 哲出版社,1987年。
- [Wu, Shouli. *Introduction to Collective Basic Minnan-Taiwanese Dictionary with Minnan Phonetic Sign Spellings*. Taipei: The Liberal Arts Press, 1987.]
- 吴小如:《吴小如讲杜甫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
- [Wu, Xiaoru. *Wu Xiaoru on Du Fu's Poems*. Tianjin: Tianjian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第2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
- [Xiao, Difei, ed. *Annotated Complete Works of Du Fu*. Vol. 2.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4.]
- 萧光乾整理:《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上编)。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
- [Xiao, Guangqian. *Complete Studies of Xiao Difei on Du Fu*. Vol. 1. Harbin: Heilongjiang Educational Press, 2006.]
- 信应举:《释“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的“复却”——兼与萧涤非、姜可瑜两同志商榷》,《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1980): 49—51,62。
- [Xin, Yingju. “An Interpretation of ‘Fuque’ in ‘My Darling Child Clutches My Knee; Dreading That I Will Leave Again’: A Discussion with Xiao Difei and Jiang Keyu.”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1980): 49—51,62.]
- 许慎:《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台北:天工书局,1992年。
- [Xu, Shen. *Notes to Explanations of Characters Simple and Complex*. Ed. Duan Yucan. Taipei: Tiangong Book Company, 1992.]
- 吉川幸次郎:《杜甫诗注》第4册。东京:筑摩书房,1980年。
- [Yoshigawa, Kōzō. *Notes to Du Fu's Poems*. Vol. 4. Tokyo: Chikuma Shobō, 1980.]
- 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北京:中华书局,1953年。
- [Zhang, Xiang. *Collected Interpretations of Lexicons in Poetry, Ci-Poetry and Song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3.]
- 中华书局编辑出版:《杜甫研究论文集》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249—250。
- [Zhonghua Book Company, ed. *Collected Essays on Du Fu*. Vol. 3.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3. 249—250.]

(责任编辑:查正贤)

